

中国私家藏书 古典文学珍稀文库

艳异编

〔明〕王世贞 编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藏书

I242

W340

# 艳异编

中国私家藏书

古典文学珍稀文库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 
藏书章

明 王世贞 编  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4

897657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中国私家藏书·古典文学珍稀文库 / 程阳, 张银堂主编. —长春: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,  
2001.1

本书包括《粉妆楼》《红风传》《新民公案》《九命奇冤》等 48 部。

ISBN 7 - 5385 - 1824 - X

I. 中... II. ①程... ②张... III. 古典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 IV. I 242.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85229 号

**中国私家藏书·古典文学珍稀文库**

艳异编 [明] 王世贞 编

---

出版者 ⊙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地址 ⊙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

电话 ⊙ 0431-5640624

印刷刷 ⊙ 长春新华印刷厂

开本 ⊙ 32(880×1230 毫米)

印张 ⊙ 11.375

主编 ⊙ 程 阳 张银堂

责任编辑 ⊙ 安春海

封面设计 ⊙ 龙震海

版式设计 ⊙ 王咏梅

---

200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 - 5385 - 1824 - X / 1 · 350

全套定价: 486.00 元 本册定价: 18.00 元

## 序

□□□□□□何所不有。宣□□□□□□无怪之可语  
□□□□□□辄云目不亲□□□□□□观天耶。□□□□□  
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  
乎。从来可泣可歌可愕之事。自曲士观之甚奇。自达人观之甚平。吾尝浮沉八股道中。无一生趣。月之夕。花之辰。聊觞赋诗之余。登山临水之际。稗官野史。时一转玩。诸凡神仙妖怪。国士名姝。风流得意。忼慊情深等。语千转万变。靡不错陈于前。亦足以送居。诸而破岑寂。岂其詹詹学一先生之言。而以号于人曰。此夫出自齐谐之口也者。而摈不复道耶。虽然诗三百篇。不废郑卫。要以无邪为归。假令不善读诗者。而徒侈淫哇之词。顿忘惩创之旨。虽多亦奚以为。是集也。奇而法。正而葩秾纤合度。修短中程。才情妙敏。踪迹幽玄。其为物也多姿。其为态也屡迁。斯亦小言中之白眉者矣。昔人云。我能转法华。不为法华转。得其说而并得其所以说。则乐而不淫。哀而不伤。纵横流漫。而不纳于耶。诡谲浮夸。而不离于正。不然始而惑。既而溺。终而荡。尽信书。则不如无书。有味乎子舆氏之言哉。不佞懒如嵇。狂如阮。慢如长卿。迂如元缜。一世不可余。余亦不可一世。萧萧此君而外。更无知已。啸咏时每手一编。未尝不临文感慨。不能喻之于人。窃谓开卷有益。夫固善取益者自为益耳。戊午天孙渡河后三日。晏坐南窗。凉风飒至。绿筠弄影。左蟹螯。右酒杯。拍浮大□漫兴。书此以告夫世之读艳异编者。

汤若士识

此书无意中以五十金得于海上某书摊。但无绘图。较之原刻本略逊。此乃玉茗堂选本。觅诸市肆。已不多见。全书四十卷。分订一十八册。内容如情史一类。颇足一览。

廿四年冬 襟霞阁主人识

# 卷一 星部

## 郭 翰

艳异编

太原郭翰，少简贵有清标，姿度美秀。善谈论，工草隶。早孤独处，当盛暑乘月卧庭中。时时有微风。稍闻香气渐浓。翰甚怪之，仰视空中。见有人，冉冉而下，直至翰前。乃一少女也。明艳绝代，光彩溢目。衣玄绡之衣，曳罗霜之帔，戴翠翘凤皇之冠，蹑琼文九章之履。侍女二人。皆有殊色。感荡心神。翰整衣巾下床拜谒曰：不意尊灵回降，愿垂德音。女微笑曰：吾天上织女也。久无主对，而嘉期阻旷，幽思盈怀，上帝赐命，而游人间。仰慕清风，愿托神契。翰曰：非敢望也。益深所感。女为敕侍婢净扫室中。张湘雾丹縠之帷，施水精玉华之簟，转惠风之扇，宛若清秋。乃携手升堂，解衣共寝。其衬体红脑之衣，似小香囊，气盈一室。有同心亲脑之枕。覆一双缕鸳文之衾。柔肌腻体，深情密态，妍艳无匹。欲晓辞去。面粉如故。试之，乃本质。翰送出户。凌云而去。自后夜夜皆来。情好转切。翰戏之曰：牛郎何在那敢独行。对曰：阴阳变化，关渠何事。且河汉隔绝。无可复知。总复知之。不足为虑。因抚翰心前曰：世人不明瞻瞩耳。翰又曰：卿既寄灵辰象。辰象之间，可得闻乎，对曰：人间观之。只见是星。其中自有宫室居处。诸仙皆游观焉。万物之精。各有象在天。在地成形。下人之变。必形于上也。吾今观之。皆了了自识。因谓翰指列星分位，尽详纪度。时人不悟者，

翰遂洞晓之。后将至七夕。忽不复来。经数夜方至。翰问曰。相  
见乐乎。笑而对曰。天上那比人间。正以感运当尔。非有它故  
也。君无相忌。问曰。卿来何迟。答曰。人中五日。彼一夕也。  
又为翰致天厨。悉非世物。徐视其衣。并无缝。翰问之。谓曰。  
天衣本非针线为也。每去辄以衣服自随。经一年。忽于一夜颜色  
凄恻。涕泪交下。执翰手曰。帝命有程。便当永诀。遂呜咽不自  
胜。翰惊惋曰。尚余几日。对曰。只在今夕耳。遂悲泣彻晓不眠。  
及旦。抚抱为别。以七宝枕一枚留赠。约明年某日当有书相  
问。翰答以玉环一双。便履空而去。回顾招手。良久方灭。翰思  
之成疾。未尝暂忘。明年至期。果使前日侍女将书函至。翰遂开  
缄。以青缣为纸。铅丹为字。言调清丽。情意重叠。末有诗二  
首。诗曰。河汉虽云阔。三秋尚有期。情人终已矣。良会更何时。  
又曰。朱阁临清汉。琼宫御紫房。佳期空在此。只是断人肠。  
翰以香笺答书。意情甚切。并有酬赠二诗曰。人世将天上。  
由来不可期。谁知一回顾。交作两相思。又曰。赠枕犹香泽。啼  
衣尚泪痕。玉颜霄汉里。空有往来魂。自此而绝。是岁太史奏织  
女星无光。翰思不已。人间丽色。不复措意。复以继嗣大义须  
婚。强娶程氏女。殊不称意。复以无嗣。遂成反目。翰官至侍御  
史而卒。

## 张遵言传

南阳张遵言。求名下第。途次商山。山馆中夜晦黑。因起厅堂督刍秣。见东墙下一物。凝白曜人。使仆者视之。乃一白犬。大如猫。鬚睫爪牙。皆如玉。毫彩清润。莹泽可爱。遵言怜爱之。目为捷飞。言骏奔之捷甚于飞也。常与之俱。初令仆人张志诚袖之。每饮饲。则未尝不持目前。时或饮食不快。则必伺其嗜而啖之。苟或不足。宁目辍味。不令捷飞不足也。一年余。志诚袖行。竟已懈倦。由是遵言每行自袖之。饮食转加精爱。夜则同寝。昼则同处。首尾四年。后遵言因行于梁山路。日将夕。天且阴。未至诣所。而风雨骤来。遵言与仆等隐大树下。于时昏晦。默亡所睹。忽失捷飞所在。遵言惊叹。命志诚等分头搜讨未获。次忽见一人。衣白。衣长八尺余。形状可爱。遵言豁然如月中立。各得辨色。问白衣人何许来何姓氏。白衣人曰。我姓苏。第四。谓遵言曰。我已知子姓字矣。君知捷飞去处否。则我是也。今君灾厄合死。我缘受君恩深。四年已来。能待我至于尽力辍味。曾无毫厘悔恨。我今誓脱子厄。然须损十余人命耳。言讫乘遵言马而行。遵言步以从之。方十里许。遥见一冢。上有三四人衣白衣冠。人长丈余。手持弓剑。形状环伟。见苏四郎。俯偻迎趋而拜。拜讫。莫敢仰视。四郎问何故相见。白衣人曰。奉大王帖追张遵言秀才。言讫偷目盜视遵言。遵言恐欲踣地。四郎曰。不得无礼。我与遵言往还。尔等须与我且去。四人忧患啼泣而去。四郎谓遵言曰。勿忧惧。此辈亦不能戾君。更行十里。又见夜叉辈六七人。皆持兵器。铜头铁额。状貌皆可憎恶。跳梁企

躑。进退狞望。遥见四郎。戢毒栗立。惕伏战竦。而拜。四郎喝问曰。作何来？夜叉等弄狞毒。为戚施之颜肘行而前曰。奉大王帖专取张遵言秀才。偷目监视之状如初。四郎曰。遵言我之故人。取固不可也。夜叉等一时叩头流血而言曰。在前白衣者四人。为取遵言不到。大王已各使决铁杖五百。死者活者未分。四郎今不与去。某等尽死。伏乞哀其性命。暂遣遵言往。四郎大怒。叱夜叉。夜叉等辟易崩倒者数十步外。流血跳迸。涕泪又言。四郎曰。小鬼等敢尔。不然且急死。夜叉等啼泣呜咽而去。四郎又谓遵言曰。此数辈甚难与语。今既去。则奉为之事成矣。行七八里。见兵仗等五十余人。形神则常人耳。又列拜于四郎前。四郎曰。何故来。对答如夜叉等。又言曰。前者夜叉牛叔良等七人。为追张遵言不到。尽已付法。某等惶惧。不知四郎有何术。救得某等全生。四郎曰。第随我来。或希冀耳。凡五十人言可者半。须臾至大黑门。又行数里。见城堞甚严。有一人具军容。走马而前。传王言曰。四郎远到。某为所主有限。法不得迎拜于路。请且于南馆少休。即当邀迓。入馆未安。信使相继而召。兼屈张秀才。俄而从行。宫室栏署。皆真王者也。入门见王披袞垂旒。迎四郎而拜。四郎酬拜起甚轻易。言词唯唯而已。大王尽礼前揖。邀四郎升阶。四郎微揖而上。回顾遵言曰。地主之分。不可不尔。王曰。前殿浅陋。不足四郎居处。又揖四郎。凡过殿者三。每殿中皆有陈设。盘榻食具。供帐之备。至四重殿方坐。所食之物及器用。皆非人间所有。食讫。王揖四郎上夜明楼。楼上四角柱。尽饰明珠。其光如昼。命酒具乐。饮数巡。王谓四郎曰。有佐酒者欲命之。四郎曰。有何不可。女乐七八人。饮酒者十余人。皆神仙间容貌妆饰耳。王与四郎各衣便服。谈笑亦类于人间无二。有顷。四郎戏一美人。美人正色不接。四郎又戏之。美人怒曰。我是刘根妻。为不奉上元夫人处分。以涉于此。君子何容易乎。中间许长史。于云林王夫人会上轻言某已赠语。杜兰香姊妹至多微言。犹不敢掉謔。君何容易耶。四郎怒以酒口击牙盘一声。其柱上明珠轂轂而落。瞑然亡所睹。遵言良

久。懵而复醒。元在所隐树下。与四郎及鞍马同处。四郎曰。君已过厄矣。与君便别。遵言曰。某受生成之恩已极矣。都不知四郎之由。以归感戴之所。又某之一生。更有何所赖耶。四郎曰。吾不能言。汝但于商州龙兴寺东廊缝衲老僧处问之。可知矣。言毕腾空而去。天已向曙。遵言遂整辔适商州。果于龙兴寺。见缝衲老僧。遂礼拜。初甚拒遵言。遵言求之不已。夜深乃曰。君子苦求。焉得不应。苏四郎者。太白星精也。大王者。仙府谪官也。今居于此。遵言又以事问老僧。僧竟不对。曰。君今已离此厄矣。勗遵言令归馆谷。明辰寻之。已不知其处所矣。

## 神 部

艳异编

## 汝 阴 人

汝阴男子姓许。少孤。为人白皙。有姿调。好鲜衣良马。游骋无度。常牵黄犬逐兽荒涧中。倦息大树下。树高百余尺。大数十围。高柯旁挺。垂阴连数亩。仰视间。枝悬一五色彩囊。以为误有遗者。乃取归而结不可解。甚爱异之。置巾箱中。向暮化成一女子。手把名纸直前。云王女郎令相闻致名。言讫遂去。有顷异香满室。渐闻车马声。许出户。望见列烛成行。有一少年乘公马。从十余骑在前。直来诣许曰。小妹羸恶。窃慕盛德。欲托良媛于君子。如何。许以其神不敢苦辞。少年即命左右。洒扫净室。须臾女车至。光香满路。侍女乘马数十人。皆有美色。持步障拥女郎下车。延入别室。帏帐茵席毕具。家人大惊。视之皆见。少年促许沐浴。进新衣。侍女扶入女室。女郎年十六七。艳丽无双。着青桂楎。珠翠璀璨。下阶答拜。共行礼讫。少年乃去房中。施云母屏风。芙蓉翠帐。以鹿瑞锦幛映四壁。大设珍肴。多诸异果。甘美鲜香。非人间饮食。器有七子螺。九枝盘。红螺杯。葵叶碗。皆黄金隐起。错以瑰瓌。金罍贮车师菊酒。芬馨酷烈。座上置连心蜡烛。悉以紫玉为盘。光明如昼。许素轻薄无检。又为物色夸眩。意甚悦之。坐定问曰。鄙夫固陋。蓬室湫隘。不意乃能见顾之深。欢惧交并。未知所措。女答曰。大人为中乐南部将军。不以儿之幽贱。欲使托身君子。躬奉砥砺。幸遇良会。欣愿诚深。又问南部将军今何也。曰。是嵩君别部所治。

若古之四镇将军也。酒酣叹曰。今夕何夕。见此良人。词韵清媚。非所见闻。又援筝作飞鸿别鹤之曲。宛颈而歌。为许送酒。清声哀畅。容态荡越。殆不自持。许不胜其情。遽前拥之。仍征聘而笑曰。既为大人感悦之机。又玷上客索缨之笑。如何。因顾令撤筵去烛。就帐。恣其欢狎。丰肌弱骨。柔滑如饴。明日遍召家人。大申妇礼。赐与甚厚。积三日。前少年又来曰。大人感愧良甚。愿得相见。使某奉迎。乃与俱去。至前猎处。无复大树矣。但见朱门素壁。若今大官府中。左右列兵卫。皆迎拜。少年引入。见府君冠平天帻。绛纱衣。坐高殿上。庭中排戟设纛。许拜谒府君为起。揖之升阶。劳慰曰。少女幼失所恃。幸得把奉高明。感庆无量。然此亦冥期神契。非至情相感。何能及此。许谢乃与入内。门宇严邃。环廊曲阁。连亘相通。中堂高会。酣燕正欢。因命设乐。丝竹繁错。曲度新奇。歌妓数十人。皆妍冶上色。既罢。乃以金帛厚遗之。并资仆马。家遂贍给。乃为起宅于里中。皆极壮丽。女郎雅善玄素养生之术。许体力精爽。倍于常矣。以此知其必神人也。后时一归。每女郎相随。府君辄馈送甚厚。数十年有子五人。而姿色无损。后许卒。乃携俱去。不知所在也。

## 沈 警

沈警字玄机。吴兴武康人也。美风调。善吟咏。为梁东宫常侍。名著当时。每公卿宴集。必致驥邀之。语曰。玄机在席。颠倒宾客。其推重如此。后荆楚陷没。入周为上柱国。奉使秦陇。途过张女郎庙。旅行多以酒肴祈祷。警独酌水。其祝词曰。酌彼寒泉水。红芳掇嵒谷。虽致之非远。而荐之略俗。丹诚在此。神其感录。既暮。宿传舍。凭轩望月。作凤将雏含娇曲。其词曰。命啸无人啸。含娇何处娇。徘徊花上月。空度可怜宵。又续为歌曰。靡靡春风至。微微春露轻。可惜关山月。还成无用明。吟毕。闻帘外叹赏之声。复云。闲宵岂虚掷。朗月岂无明。音旨清婉。颇异于常。忽见一女子褰帘而入。再拜云。张女郎仲妹见使致意。警异之。乃具衣冠未离坐。而二女已入。谓警曰。跋涉山川。固劳动止。警曰。行役在途。春宵多感。聊因吟咏。稍遣旅愁。岂意女郎猥降仙驾。愿知伯仲。二女郎相顾而笑之。大女郎谓警曰。妾是女郎妹。适庐山夫人长男。指小女郎云。适衡山府君小子。并以生日。同覲大姊。属大姊今朝层城未旋。山中幽寂。良夜多怀。辄欲奉屈。无惮劳也。遂携手出门。共登一輶輶车。驾六马驰空而行。俄至一处。朱楼飞阁。备极焕丽。令警止一水阁。香气自外入内。帘幌多金缕翠羽。饰以珠玑。光照室内。须臾二女郎自阁后冉冉而至。揖警就坐。又具酒肴。于是大女郎弹箜篌。小女郎援琴。为数弄。皆非人世所闻。警嗟赏良久。愿请笔写之。小女郎笑之。谓警曰。此是秦穆公周灵王太子神仙所制。不愿传于人间。警粗记数弄。不复敢询。及酒酣。大

女郎歌曰。人神相合兮后会难。邂逅相遇兮暂为欢。星汉移兮夜将阑。心未极兮且盘桓。小女郎歌曰。洞箫响兮风生流。清夜阑兮管弦遒。长相思兮衡山曲。心断绝兮秦陇头。又歌曰。陇上云车不复居。湘川斑竹泪沾余。谁念衡山烟雾里。空看雁足不传书。警乃歌曰。义起曾历许多年。张硕凡得几时怜。何意今人不及昔。暂来相见更无缘。二女郎相顾流涕。警亦下泪。小女郎谓警曰。兰香姨智瑛姊。亦常怀此恨矣。警见二女郎歌咏极欢。而未知密契所在。警顾小女郎曰。润玉此人可念也。良久。大女郎命履与小女郎同出。及门。谓小女郎曰。润玉可便伴沈郎寝。警欣感如不自得。遂携手入门。已见小婢前施卧具。小女郎执警手曰。昔从二妃游湘川。见君于舜帝庙。读湘王碑。此时忆念颇切。不谓今宵得谐宿愿。警亦备记此事。执手款叙。不能已也。小婢丽质。前致词曰。人神路隔。别后会赊。况姮娥妬人。不肯流照。织女无赖。已复斜河。寸阴几时。何劳烦数。遂掩户就寝。备极欢呢。将晓。小女郎起谓警曰。人神事殊。无宜于昼。大姊已在门首。警于是抱持致于膝。共叙离别。须臾大女郎即复至前相对流涕。不能自己。复置酒。警歌曰。时值行人心不平。那宜万里阻关情。只今陇上分流水。更泛从来哽咽声。警乃赠小女郎指环。小女郎赠警金合欢结。歌曰。心缠几万结。缕系几千回。结怨无穷极。结心终不开。大女郎赠警瑤镜子。歌曰。忆昔窥瑤镜。相看望明月。彼此俱照人。莫令光影减。赠答颇多。不能备记。粗忆数首而已。遂相与出门。复驾辎輶车。送至下庙。乃执手呜咽而别。及至馆。怀中探得瑤镜金缕结。良久乃言于主人。夜而失所在。时同旅咸怪警夜有异香。警后使回至庙中。于神座后得一碧箋。乃是小女郎与警书。备叙离情。书末有篇云。飞书致沈郎。寻已到衡阳。若存金石契。风月两相望。从此遂绝矣。

## 刘子卿

宋刘子卿。徐州人也。居庐山虎溪。少好学笃志忘倦。常慕幽闲。以为养性。恒爱花种树。其江南花木。溪庭无不植者。文帝元嘉三年春。临玩之际。忍见双蝶。五彩分明。来游花上。其大如燕。一日中或三四往复。子卿亦讶其大繁。旬有三日。月朗风清。其歌吟之际。忽闻扣肩。有女子笑语之音。子卿异之。谓左右曰。我居此溪五岁。人向无能知。何有女子而诣我乎。此必有异。乃出户见二女。各十六七。衣服霞焕。容止甚都。谓子卿曰。君常怪花间之物。感君之爱。故来相诣。未度君子心若何。子卿延之坐。谓二女曰。居止僻陋。无酒叙情。有惭于此。一女曰。此来之意。岂求酒耶。况山月已斜。夜将垂晓。君子岂有意乎。子卿曰。鄙夫唯有茅斋。愿申缱绻。二女东向坐者笑谓西坐者曰。今宵让姊。余夜可知。因起送子卿之室。又谓子卿曰。即闭户双栖。同衾并枕。来夜之欢。愿同今夕。乃去。及晓女乃请去。子卿曰。幸遂缱绻。复更来乎。一夕之欢。反生深恨。女抚子卿背曰。具小妹之期。后即次我。请出户。女曰。心存意在。特望不渝。出户不知踪迹。是夕二女又至。宴好如前。姊谓妹曰。我且去矣。昨夜之欢。今留与汝。汝勿贪多恨少。误惑刘郎。言讫大笑乘风而去。如是同寝。子卿问女曰。我知卿二人。非人间之有。愿知之。女曰。但得佳妻。何劳执问。乃抚子卿曰。郎但申情爱。莫问闲事。临晓将去。谓子卿曰。我姊妹实非人间之人。亦非山精物魅。若说于郎。郎必异传。故不欲取笑于人也。今者与郎契合。亦是因缘。慎迹藏心。无使人晓。即姊妹

每旬更至。以慰郎心。乃去。常十日一至。如是者数年。后子卿遇乱还乡。二女遂绝。庐山有康王庙。去所居二十里余。子卿依稀有如前遇。疑此是之。

## 韦 安 道

京兆韦安道。起居舍人贞之子。举进士久不第。唐大定年中。于洛阳早出。至慈惠里西门。严鼓初发。见中衢有兵仗如帝者之卫。前有甲骑数十队。次有宦者持大杖。衣尽袴于夹道。前驱亦数十辈。又见黄屋左纛。有月旗而无日旗。又有近侍才人官监之属。亦数百人。中有飞伞。伞下见衣珠璧之服。乘大马如后妃之饰美丽光艳。其容动人。又有后骑。皆妇人才官。持钺负弓矢。乘马从亦千余人。时天后在洛。安道初疑天后之游幸。时天尚未明。问同行者。皆云不见。又怪衢中金吾街吏不为静路。久之渐明。见有后骑一宫监驰马而至。安道因留问之。前所过者。非人主乎。宫监曰。非也。安道请问其事。宫监但指慈惠里之西门曰。公但自此去。由里门循墙而南行。百余步有朱扉西向者扣之。问其由当自知矣。安道如其言扣扉。久之有朱衣宦者出应门曰。公非韦安道乎。曰然。宦者曰。后土夫人。相候已久矣。遂延入。见一大门如戟门者。宦者入通。顷之。又延入。有紫衣宫监与安道叙语于庭。延入一宫中。置汤沐。顷之以大箱奉美服一袭。其间有青袍牙笏。青绶及靴毕备。命安道服之。宫监曰。可去矣。遂乘安道以大马。女骑导从者数人。宫监与安道联辔。出慈惠之西门。由正街西南。自通利街东行出建春门。又东北行。约二十余里。渐见夹道城。守者拜于马前而去。凡数处。乃至一大城。甲士守卫甚严。如王者之城。凡经数重。遂见飞楼连阁。下有大门如天子之居。而多宫监。安道乘马经翠楼朱殿而过。又十余处。遂入二门内。行百步许。复有大殿。上陈广筵。